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妻子的回忆

[苏] 拉·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著

姚宇珍 华山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妻子的回忆

〔苏〕拉·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著

姚宇珍 译
华 山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35,000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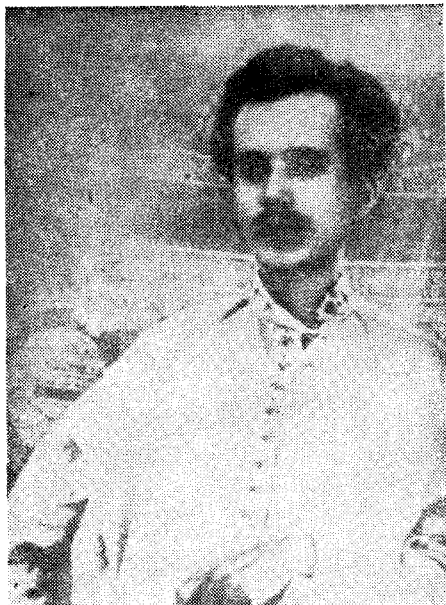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0094·482 定价: 1.00 元

Островская Раиса Порфирьевна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Т.П. 1978 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29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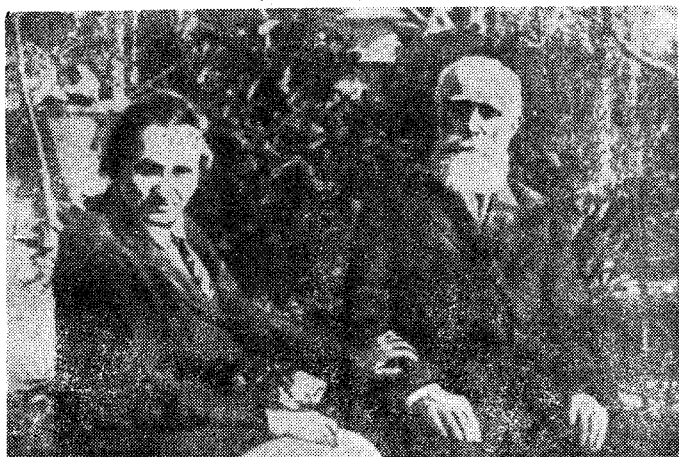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工作，打字的是他的秘书亚·别·拉札列娃，1936年摄于索契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妻子
拉·鲍·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1935年摄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母亲——奥丽加
·奥西波芙娜
父亲——阿·伊
·奥斯特洛夫斯基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者前言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年)是中国读者熟悉和热爱的苏联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代遭受到剥削阶级的歧视和虐待，饱尝人间疾苦；十六岁参加红军，二十岁成了共产党员。为保卫年青的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劳动，辛勤工作。后来，他身患多种疾病，继而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又重新开始了“归队”的斗争。他抱定了一个目的——活着就要对自己的祖国有所贡献，于是他勇敢地拿起了另一种武器——笔，毅然投入文学创作活动，以惊人的毅力写

出了不朽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所塑造的保尔·柯察金这一光辉形象，鼓舞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作家关于人生意义的名言早已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座右铭；他对幸福和理想的理解，使每个革命者深受启迪；他那为共产主义理想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他那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崇高革命情操，永远是青年一代的楷模！

关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事迹，在五十年代我国已有过一些翻译作品。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个译本，是根据作家的妻子拉伊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撰写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书翻译的。原书1978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在苏联已再版三次，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作者从妻子的角度，以亲切、质朴的笔调，生动地再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平凡的一生，重点突出地描述了他俩的相识、结合和后来的共同生活、学习以及作家的创作活动等情况。这本书内容丰富，格调高昂，语言生动感人，对了解作家生活、学习作家思想、研究作家创作，都很有帮助。

在党领导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进行新的伟大长征中，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光辉形象，学习他那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和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操，教育和鼓舞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能够象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生活、学习、战斗和工作，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因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西安

主要人物表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

拉伊莎·鲍尔菲里叶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

奥丽加·奥西波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母亲）

德米特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哥哥）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塞耶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二姐）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

彼·尼·诺维科夫

英·帕·费定涅夫

亚·阿·日吉列娃

罗莎·里亚霍维奇

米·津·芬克里什泰因

米·卡·巴甫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医生）

亚·别·拉扎列娃（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秘书）

马·鲍·科洛索夫（《青年近卫军》副主编）

安·亚·卡拉瓦耶娃（《青年近卫军》杂志主编，女作家）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亚·绥拉菲摩维奇（苏联著名作家）

目 录

- 一 相会 [1]
- 二 “我的心才只有二十二岁……” [18]
- 三 奥丽加·奥西波芙娜的回忆——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童年 [43]
- 四 战斗的暴风雨 [58]
- 五 “共青团培育我成长壮大” [71]
- 六 沉重的冬天 [88]
- 七 在人生道路的中途 [98]
- 八 朋友们之间 [111]
- 九 “我全心投入了阶级斗争” [122]
- 十 在医生们的支配之下 [140]
- 十一 “没有力量，但我仍要拿起笔” [152]

目 录

十二	一昼夜的二十小时……	[167]
十三	胜利	[180]
十四	谢谢你们，志愿秘书同志们！	[193]
十五	“我看见了什么地方写得不好……”	[204]
十六	反响	[220]
十七	奖赏	[234]
十八	“要赶快……”	[254]
十九	在共同的战斗行列中	[286]
二十	最后的日子……最后的时刻……	[304]

附录一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主要生平事迹

附录二 简要书目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主要版本关于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论著

相 会

相 会

姐姐使劲把我推进了厨房。

在餐桌旁边，挨着妈妈坐着 一个年青人，他就是我从照片上已经看见过的那个人。

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那蓬松的深栗色的头发，向上梳着，波浪式地垂向左边。两道黑黑的浓眉几乎连在了一起。深凹的褐色眼睛显得很大，使他暗淡的面色更加苍白了。

“多漂亮啊！”在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于是，我感到更难为情了。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问我。

后来，我多次回想起这次相会，而且能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谁知，这次相会竟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和这样的一个人的会见：他的名字被公认为是我们这代共青团的象征；他写的书成百次地再版，成千上万册地在全世界广泛流传；这个人的一生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青年行动的楷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教育了我们几代苏维埃人。它使人们充满对人类光辉未来的信念，它激发了人们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的意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英勇、坚毅和巨大意志力的结晶；这种意志力是一个紧紧地被束缚在病榻上的人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来的。

今天，不需要再详细来介绍保尔·柯察金的创作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一九〇四年，一九三六年去世；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续发表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关于保尔·柯察金的书三次被搬上了银幕，献给这一英雄的绘画、雕刻、版画又有多少，这是无法计算的。

但我至今仍记得和这个人的第一次握手。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我，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几十年来，读者的来信象潮水般地涌来，源源不绝。有多少信件是经过我的手啊！这些信都是写给保尔·柯察金的作者的：有三十年代的书信，它们带着当时共青团员们所特有的“暴风雪般的”修辞色彩——“保尔，亲爱的兄弟！……”；有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信件，这些信件常常是在牺牲前几小时写成的……，还有现在的许多信。我感觉到，今天人们仍在如饥似渴地读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

里加的一位女读者写道：“我们有巴夫卡*·柯察金——我们的同时代人、朋友，青年们的良师，这是多么幸福啊！”科斯特洛马的一位教师感谢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如果说在我度过的一生中能够为祖国还做了某些有益的事，这我要感谢你——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敬爱的人、作家和朋友。”莫斯科一个中学的十年级学生出自内心的话语是这样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怀着为伟大祖国而自豪的感情说出这个名字。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年代里，青年人呼唤着这个名字去英勇战斗，视死如归！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响亮的名字能压倒喷气式发动机的咆哮声和原子弹的爆炸声；这个名字召唤我们去为争取人民的幸福而斗争！我们面对这本书宣誓，我们要成为建设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的忠诚继承者。”

第一位宇航员尤利·加加林这样写道：

“这样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将永远是我们青年的光辉灯塔”*

今天，文学家和热情的评论家们在研究他的创作；有许多论文和特写都是写他的；人们在研究他的生平与创作实践，评介他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和整个苏维埃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在被称作“苏维埃人的世界观”的这一世界历史现象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我不能，也不想重复其他作者写过的东西。我现在所写的这个传记，主要是我个人亲身经受过的一切。这是我作为他的妻子，从非常亲近的角度看到的一个卓越人物的一生。我明白，我要这样做是会有困难的。但是，我主要向读者讲

* 保尔的小名。

* 见索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留言簿（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述我自己知道的和我亲眼所见的一切。

当说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他那宏伟的塑像，也不是影片中保尔·柯察金的形像，甚至也不是读者们在众多版本中所看到的那张面孔。我看到的是一九二六年在诺沃罗西斯克，在餐桌旁坐着的那个目光炯炯的年青人。

当时，我和父母都住在诺沃罗西斯克。我的母亲柳勃芙·伊凡诺芙娜·马久克在谢别托夫卡有一位女朋友，她叫奥丽加·奥西波芙娜。她的一个女儿叫叶卡捷琳娜，还有两个儿子：德米特里和尼古拉。我记得，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奥丽加·奥西波芙娜给我们写信说，她的儿子科利亚*在克里米亚的疗养院治病；出院以后，医生建议他到南方去住几个月，以便巩固医疗效果。信的末尾提出请我们接待科利亚。

于是，我们就立刻写信邀请他前来。

不久，我们收到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尼古拉本人写来的。他在信中寄来了自己的照片，同时请我们也给他寄去我们的照片。他在信中说，让我们先通信认识一下，免得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我当时心想：瞧他抓得多紧！

收到尼古拉的照片，我和姐姐好奇地端详了一阵：一张英俊的、严肃而沉思的面孔，两眼注视着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扉页上就是这张照片。

我那年二十岁。我的姐姐已结过婚，有一个十个月的小儿子。可是，我们两人都认为尼古拉的照片是寄给自己的。

*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名——译者注。

实际上，照片是寄给我们全家的，因为尼古拉还不认识我们家的任何人呢。

我还清楚记得，收到这封信时，姐姐正在给小儿子喂奶。孩子坐在走廊上桌子旁边的那把儿童小椅上，我站在院子里的窗户旁。我拆开了信，从窗外拿给姐姐看。她要我把照片递给她，她想拿近点看个清楚。可是我，知道她不能离开正在吃奶的孩子，于是就逗她说：

“看，多漂亮的小伙子！”

最后，姐姐把孩子放到小床上，就向我走来；这时我跑开了，她就追我。我跑累了，就把照片递给了她。

“是啊，”她说，“小伙子确实不错，小心，可别爱上他了！”

一会儿妈妈来了。

信和照片唤起了她无限的回忆，她回忆起了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家长期的友谊。

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沃伦省*奥斯特洛日县维里亚村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家也住在这个村子里。一九〇四年新历九月二十九日，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和奥丽加·奥西波芙娜的小儿子就诞生在维利亚村。是奥丽加·奥西波芙娜给我母亲做的媒；婚礼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家尚未建成的一座房子里举行的。遗憾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家没能住进那座新房；因为房子是借债修建的，为了还债不得不把它又卖掉了。

我从母亲那里还知道了她年青时代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些年代的许多特点。

妈妈的父亲死后，她在家里一下子就成了多余的人。而

* 现改为罗夫诺州。

且是那样的奇怪，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这样责难她，一个劲地催着女儿快点嫁人。妈妈刚满十七岁，媒人就上门了。未婚夫倒多的是，但却毫无爱情可言。那个时候，母亲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因此，她就住在森林里，因为继父是个守林人，每逢假日才回村子里来。每次随继父回村，她都要去看望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家。

有一次，和奥丽加·奥西波芙娜相见时，妈妈向她诉说了自己的痛苦，说家里要强迫她嫁给毫无爱情可言的人。她们都哭了。奥丽加·奥西波芙娜劝妈妈在她家里住一段时间。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我同意住下来。”后来母亲给我叙说：“在她家里，我生活得很平静。可是我母亲并没有放弃让我嫁人的想法。于是，那时我就决定，在这儿就嫁给向我求爱的第一个人。这第一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我的父母结婚以后，就到北高加索去了，在诺沃罗西斯克住了下来。过了一年，妈妈回到故乡，带着幼小的女儿——我的姐姐廖莉娅，在维里亚村住了一些日子。每天傍晚，妈妈和奥丽加·奥西波芙娜坐在门旁的长凳上，她们身边有两个一岁的小女孩在玩耍。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另一个是穿着天蓝色裙子的“小女孩”，长着一头非常美丽的卷发。这个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就是科利亚……从一个象小姑娘似的男孩子到一个戴着布琼尼式军帽*，高举亮闪闪的马刀、英姿勃勃的骑兵战士——这中间已过去了十五个春秋。而到我们第一次相会，则已经是二十一年以后的事了。

* 苏联红军初期的军帽。布琼尼当时是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 骑兵总监——译者注。